

报告文学

杨苏 著



杨文苏集

云南美术出版社

第三卷

报告文学

杨苏 著

杨文
苏集

云南美术出版社

第三卷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953 | 剑川“四·二”暴动 |
| 1002 | 乔后之战 |
| 1045 | 丽江解放前后 |
| 1087 | 藏族骑兵团 |
| 1132 | 随军西进 |
| 1158 | 祥云行 |
| 1173 | 忆毛泽东主席的一次接见 |
| 1178 | 在新的航道上扬帆前进 |
| 1187 | 他用生命给聋人唤回声音 |
| 1202 | 播洒生命之光的名医于兰馥 |
| 1215 | 著名中医吴佩衡 |
| 1234 | 美的探求者 |

1243 在有机微量化学的宫殿里

1259 把知识献给人民

1263 “洋人街”的剑川木雕

1271 忆阿兰·魏宁顿的景颇山之行

1282 润物细无声

1294 魂归苍山青

1311 昔人雄文风犹健

1330 恻恻忆故人

1341 送黄平远行

1353 忆彭恕

1362 无法忘却的怀恋

1365 董禾根

1380 滇云长相忆

剑川“四·二”暴动

一九四九年初夏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集结长江北岸，正准备渡江前夕，远在云南滇西北高原的剑川白族人民，在中共滇西地委领导下，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有关指示，放手发动群众，经过长期工作，终于在四月二日举行了暴动。他们赤手空拳，一举攻克了伪剑川县政府，缴获了县常备中队和巩北乡自卫队的枪支和几万发子弹，武装了自己。

这次暴动，点燃了滇西北各族人民心中早已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火，把滇西北革命形势推向了高潮。这次暴动，敲响了滇西北各地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丧钟，在滇西北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“四·二”暴动，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动的，详细经过情况又是怎样的呢？

一 彭纪的心事

一九四九年阳历三月二十二日，金华山麓，桃花正炽烈开放，在苍翠的山林和碧绿的田野中，这桃花仿佛似一朵朵飘动的绯红的云。梨花正在打苞，有的花骨朵已经绽开了。这个季节，正是当地白族人民开始春游和看社戏的美好时光。就在这

时节，一个中等偏高身材的人，腰板挺直、大眼高鼻、面色黝黑微黄的永胜人彭纪，不时闪着警惕的眼神，匆匆走过剑川城内坎坷不平的青石板路，心事重重地往欧根家走去。他走到欧根家门口，见欧根的妻子娥大背着小孩，坐在矮凳上纳鞋底，实际上是在望风。她见彭纪走来，向他丢了个眼色，彭纪就走进欧根家那幽暗巷道里去了。

欧根临时有事出去，彭纪就只好在他的书房里等着。彭纪一想起他是来接受参加剑川城内暴动这极其重要的任务，他的额头上的青筋，不禁一股股地膨胀起来。他的心情很复杂，痛悔中含有兴奋，兴奋中更又牵起阵阵无法言述的后悔！

彭纪在欧根这寂寥的书房里，回想起两个月前他在永胜武装暴动的失败，一次惨痛的失败！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三日，中共永胜地下党组织，在季官、河口集中的武装计三百余人，步枪一百多枝，手榴弹七十多枚，子弹一千余发，还有火枪、土炮、戈矛、匕首、大刀……大队人马，浩浩荡荡，到达海腰铺，部队正在准备吃饭，中共滇西地委派来传达紧急指示的杨洛庚、陈克明同志刚刚赶到。这时，突然枪声四起，他急跑出去看个究竟，在苍茫的暮色中，他发现警戒部队已开始撤到巷道中了。有人向他报告：“罗英部队向我们进攻啦！”他赶快折回二中队那里，罗英已把一、二中队之间的联系切断。枪声到处响，他身边拥着的十几个战士，在他的指挥下，一面抵抗，一面往后撤，刘占百同志中弹牺牲了，他脱下身上的大衣，盖在烈士身上……部队遭到这突然的袭击，措手不及，各人奋战冲出了重围。彭纪整整一天一夜，水米未进。到十四日傍晚，他跑到一个亲戚家找饭吃，刚扒了两口，罗英的人又追了上来，围住了大门，他趁敌人只注意碉楼，偷偷逃了出来。他想去河口寻找三中队，可三中队也在凤凰山被罗英部队击溃了。

他只好跑到罗家山一个朋友家里躲一躲，并打听消息。啊，那些罗家山农抗会员带回来的消息使他多么难受呀！

……街上卖盐场里杀了两个游击队员；

……街南大榕树下杀了五个，都是十七八岁的学生，在临刑前，他们一点也不害怕，高喊：“共产党万岁！你们杀不绝共产党……”

……河口街在挨家挨户地搜查游击队，金江游击队长洪钰在糖税局门口被杀；十个同志被一起枪杀在金江街东江沙滩上；黄开华同志在家里被罗英部队杀害，整整三十九个有名有姓的共产党员和武装部队的领导骨干，还有滇西地委派来的交通员陈克明同志……

彭纪恨恨地站起身，他的思想现在真无法平静下来，他想起杨洛庚在被围时对身边的同志高喊：“拿菜刀自杀，绝不能当俘虏，绝不能投降！”他被罗英的搜索部队围困在永胜大石头山五天五夜，喝冰饮雪，吃野菜充饥的情景，一一浮现在眼前；他和杨洛庚、谭经元先后到达剑川。滇西地委的黄平、欧根两个领导同志听他们汇报后，黄平同志把陈克明牺牲前的小笔记本交给他，并说：“你保存起来好好学习吧！”他翻开一看，是陈克明生前手抄的毛主席的两篇论文：《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》、《战争和战略问题》……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，彭纪再也看不下去了。

滇西的第一次武装暴动就这样失败了，而且付出了那么惨重的代价。当时我们还有一百多条枪在手里。现在要在剑川组织第二次暴动，却手无寸铁，要徒手去夺取敌人的枪支，这有把握吗？他一个人牺牲不足惜，不能再重蹈永胜武装暴动失败的教训了，他是带着重重思虑来找欧根同志呈述自己意见的。欧根同志不知道碰上了什么事，一直没有回来。彭纪拿起书桌

上的纸和笔，想给欧根留下一个字条。可又一想，这不符合地下工作的要求，他把狼毫笔重新套好，就离开欧根家走上了街头。

彭纪走到街上，要看看这滇西小城的风光。除了早街子上喜洲人开的商店外，其他一切都显得很冷清。他刚转身走到县衙门大照壁下，忽见从东门街头，走来一个身穿黄呢子军服，穿着双大马靴，戴副没有框边的眼镜，上嘴唇还留了一撮仁丹胡，牵着一匹高头大马的人，大踏步往县衙门走去。彭纪一看，是他在军官学校时的一个同学，他连忙闪进路旁一家饭馆，找了一个光线阴暗的角落，随便要了个菜，买了点饭就吃了起来。不料另一个桌子上，有个喝得半醉的白族青年，拿着酒壶，坐到他身旁，悄声地对他说：“我看你是外路人，你见那个军、军官，就躲进这里来，是、是不是？他、他是我们甸南的，叫杨锡夔，是李岳松的兄弟，来、来找县长张积厚，打、打官司，为他哥哥的事。”

彭纪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那青年神秘地看看周围，见没有人，才凑近他的耳朵说：“我，我是帮会上的，看你当过兵的样子，一坐下就有个姿势。”他喝了一口酒，喷着酒气对彭纪悄声说：“哼，我们剑川要搞武装起义了，我看你是个人才，可以用得上。”

彭纪听了他这话，心里一惊，他不由想起欧根同志向他交待过的情况：帮会的赖大爷他们曾经策划，想趁黄昏时，装做拿逃兵的军官，去找县长张积厚。他出来一见面，就用手枪，逼他下命令叫常备队交枪，帮会上的人就趁机冲进去。

彭纪听了这不相识的白族青年酒后的话，联系上述情况，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。据党组织告诉他，剑川县委有一个秘密暴动的计划，计划内容和这白族青年说的完全一样。难道我们

的秘密已经泄漏出去了么？否则为什么两家的计划竟这样相似？另外，剑川的情况想不到竟也和永胜一样复杂，除了我们党领导的组织以外，竟还会有帮会也要来插一手，搞不好，永胜失败的悲剧又要重演！

他越想越急，忙付了饭钱，抽身往西门外剑川中学走去。彭纪现在又是以没有考上大学的永胜学生，来剑川中学张旭老师处补习史地课的身份在那儿待命的。他向张旭同志谈了在饭店里偶然听到的消息后，就对张旭说：

“请你快向上级组织反映，在剑川城的武装暴动，只能提前，绝不能再拖延！拖延，就有可能失败。等到帮会上真的把人组织起来，提前把枪提走，我们就没法子喽！永胜失败的教训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，地委也要好好总结才对！”

彭纪的激动情绪和张旭平静的外表，形成了明显的对比。张旭用灼灼有神的眼光望了彭纪一眼，对他说：“我一定去汇报！”

张旭紧闭嘴唇，沉思了一会儿，就撩起长衫走出房门找欧根去了。

二 风满山城

正当彭纪找欧根而没有碰上的这段时间里，欧根和王以中正在城里绸缎兼百货商人范承伯家里。范承伯前门卖绸缎布匹，后院摆赌场，白天做生意，夜里开赌摊，因此他家里常有各种不同来历的人出出进进，是剑川城里社会活动的一个小缩影，同时也是各种消息传播的渠道，有的时候，甚至成了政治气候的晴雨表。欧根和王以中，在剑川城里一般人的心目中，是中学老师，无所作为的教书先生；在一些有政治头脑的人眼里，是神秘人物，是共产党，可又拿不实在，因为他俩也和城

里其他同年人一样生活，没有任何特殊的标记和行动。他们俩这会摸到范承伯家来，当然也没有引起赌场上的人的特别注意。

但是他们俩却不是来押宝的。他俩注意到剑川城里那几个参加了青红帮的头面人物，不时地和一些从未在剑川见过的外乡人讲着汉话，还不时按帮会规矩甩袖口，又断断续续听他们讲：“……要把常备队的枪……提走。”

在赌场里搓洗麻将牌声中，在纸牌和押宝的叫买声中，赢家叼着英国炮台烟，得意洋洋，输的瞪着血红而失神的眼睛，对身旁的人喃喃地说：“唉！我要是押单就好了……”烟雾弥漫，人声喧嚣里，充满着政治斗争的各种风云，这里明显是帮会往来的联络点。王以中向欧根示意，到营盘巷赵君复那里去了。

赵君复是剑川城里仕宦子弟，长期寓居昆明，现在已告老归家，却又不甘寂寞，连他也痛恨国民党不成器，但他对共产党也有怀疑。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和地位，和各方面都有交往，因此王以中和欧根走出赌场后，就商量到赵君复处进一步弄清最近帮会活动的真相。

他们俩走进赵君复家的深宅大院，撩起赵君复的门帘，走进他的卧室。赵君复正蜷缩双腿，躺在铺上，就着有棱角的玻璃罩烟灯，吱……地抽着大烟，卧室里弥漫着鸦片烟的味道，王以中一进门，就看见赵君复烟榻上丢着一本青红帮的材料。他向欧根丢了个眼色，欧根看看，会意地微微一笑，顺势坐在赵君复对面。

赵君复长长地吐了一口烟味很浓的气，举起烟枪，邀了一下欧根和王以中。两个人都摇头摆手拒绝了。欧根眨眨眼睛，先开口说：“大爷波，最近怎么样？”

赵君复透过眼镜，不满地瞪了欧根一眼，为了表示他心里的不快，他没有立即回答欧根的话，却端起盖碗，吹了几口气，喝了几口茶，这才说道：“唉！我和你们谈天说地，是降低自己的辈分了。你们两个和我儿子是同辈人，怎么大爷波，大爷波的叫哇？”

对赵君复叫“大爷波”是一种呢称，平素这么称呼他，他并没有表示过什么不快，今天却这样郑重其事地提出不满，这其中必有原因。像赵君复这样的士绅的一怒一喜，都和他所处的政治情况联系在一起的。王以中指指烟榻上那本青红帮的材料，单刀直入地问：“你怎么研究起这些东西来了？”

赵君复脸上露出了轻蔑的神色，他用嘲弄的口吻，挖苦欧根和王以中说：

“你们两个一先一后回到剑川来，我想着你们会干出一番大事业来的，现在看，我还是把你们两个看错了，你们俩也不过是编编报纸，舞文弄墨者之流而已。”

欧根和王以中互相望望，他们没有料到赵君复竟会说出这样一番话。看来，他最近掌握了什么重要情况，两人不约而同地问：

“怎么啦？”

赵君复有点得意地说：

“帮会上要提县政府的枪了！”

欧根和王以中离开赵君复家，两个人的心中都在考虑，当前剑川的政治形势，真有点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味道，应该和地委书记黄平商量，召开地委会，迅速作出决策。

帮会势力加紧活动的情报不断传来，南门街地下党员舒尚志，帮会的人到他家里请他出来当大爷。他把这个情况也报告了党组织。

此外，国民党从一九四八年“双十节”后，不断加强了地下党领导的公开组织的镇压。如封闭金华镇青年联谊会；对甸南镇我地下党员、镇人民代表主席、甸南小学校长杨适夫，伪县长张积厚竟公然丢下火签要加以拘捕。由于群众支持，人多势众，推翻了张积厚的公案，杨适夫才趁机脱身离开。

农村四个乡镇都加强了防范，在巩北乡，太阳刚落，乡公所就紧闭大门，不让人出进。西湖乡乡公所也是这样。蛛丝马迹说明敌人对我们要举行暴动，可能有所察觉。

另一方面，我地下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青年联谊会的会员，已经按捺不住了。有的年轻人竟已写了这样一副对联：“解放军如春风至，反动派似腊雪融”，公然向国民党在剑川的反动势力挑战，而且还提出举行暴动的要求。当时时机条件都还不成熟，被地委制止了，指出首先要从组织上、思想上加强准备。

从那以后，金华镇地下组织的三十多个党员和“民青”成员在一个夜晚聚集在报国寺后院的释迦牟尼像前，束起长衫下摆，要舒尚志教他们舞剑、劈刺。金华党组织策划：在北门外夺取来剑川征兵的国民党军官二十响枪的计划，但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不要因小失大而决定停止执行。

以剑川伪县政府为一方的国民党反动势力，和剑川县白族人民之间的冲突，已达到了剑拔弩张、一触即发之势。形势这样明显，举行暴动，按理不会再有分歧。但是，在我们党内，还是有不同看法，有的同志认为：剑川县是个穷乡僻壤之地，阶级分化不明显，阶级矛盾不尖锐。言下之意是：搞武装暴动推翻当地国民党的统治，是否有必要？地委书记黄平批评了这种观点，他说：“剑川广大人民和蒋介石反动统治之间的矛盾，就是最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。”

事实正是这样：

三 滇西地委的决策

在剑川县城里，中共滇西地委是处在秘密的地下状况，召开一次会议很不容易。主持常务的有三个人：黄平、欧根、王以中。形势日益紧张，已不容许召集全体地委成员出席，进行从容的讨论，必须要迅速作出决定。

形势的紧迫性，还在于国民党反动当局也有了紧迫感，他们对我步步进逼，除了早已逮捕剑川中学校长李岳松之外，不久前又进一步撤了县教育局局长赵鑫象的职务。他被称为赵老伯，是坚定支持我地下党的进步开明人士，是我地下党最忠诚的朋友，因此张积厚对他恨之人骨，必欲去之而后快。有一天张积厚请他到衙门去吃饭，酒席间充满杀机。张积厚一面请他喝酒，一面对他说：

“我看，你年事已高，岁数大了。”

赵老伯知道他这话的用意，就回答道：

“昨天还说我不老，怎么今天就嫌我老了？”

张积厚被顶了回来，但他仍然不甘心，又继续暗示：“你工作上有困难吗？”

赵老伯却说：“我工作很好，没有困难。”

张积厚发觉赵老伯态度很硬，丝毫没有接受他暗示辞职的意思。这事赵老伯早已和女婿王以中交换了意见，拿定不辞职，要由他们撤职。伪县长张积厚看自己使出的两手都被赵老伯顶了回来，最后只好说：

“你最好辞去教育局长职务，这是上面的意思。”

赵老伯胸有成竹地回答说：“我不能辞职，如果你们认为我不行，请下撤职令。”

第二天傍晚，县衙门里派出一个小队的常备兵，将赵鑫象家团团围住。为了解除县教育局长的职务，竟然动用武装，威逼交印，在剑川这文献名邦的古城，这还是头一次呢！

国民党第二手是要解聘全县中小学校里地下党员和同情者的职务。在这个计划没有得逞后，他们接着就解除了金华镇小学校长赵鼎灿的职务。因为这里是地下党的一个活动据点，这个学校里的教师，团结在党组织周围，向国民党任命的校长提出物价高涨，生活困难，要求加薪，双方尚处在僵持阶段。

县邮电局长、地下党员羊秉礼，发现由教育行政部门领衔，向国民党政府密报剑川地下党的动态，要求省府派兵严加镇压的告密信件。

帮会的动态、国民党当局的高压和防范措施、群众日益高涨的斗争情绪等各种情况，不断汇集到当时滇西北这个神经中枢——中共滇西地委来。黄平、欧根、王以中同志都一致认为：必须迅速进行暴动，时机不能再迟延。

为了保证取得这次暴动的胜利，他们首先全面分析了滇西北的形势，认为形势是有利的。

首先是百万解放大军屯兵长江边，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，虽尚未解放，但它的地方政权已矛盾重重，为末日来临寻找出路；国民党地方部队士气很低，加上我长期开展的对敌士兵的工作，敌士兵中已有我地下组织和积极分子。

丽江的群众发动和组织程度，有很大进展，对伪专员习自城的争取工作，也已有明显成效。

洱源县县长甘舜，已被批准吸收入党，通过他，我地下党的同志已掌握了常备中队的领导权，士兵成分已作了调整。清除了兵痞，吸收了农抗会员，一百多条枪已掌握在我手里。

当然，最基本的有利条件是剑川当地白族群众发动比较充

分。在全县范围内，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自发斗争已经发生好几起，在农民群众，城镇手工工人、贫民、教师、职工、青年学生和伪县府常备中队的士兵和班排一级骨干里，都有了我们的地下组织的成员；上层士绅中，也不乏有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人，这是暴动可能取得胜利的保证。

由于乔后盐井的税警队屡遭我当地地下武装袭击，伪县府把县常备队的一半多兵力调到乔后，剑川城内敌人的武装力量比较空虚，这是举行暴动的极好时机。

我们有了永胜、宾川两次暴动受挫的教训，尤其是永胜暴动失败，损失更加惨重。在我们已有了党组织的领导，已经掌握了一百多条快枪，动员和组织了三百多人的武装队伍，却在一夜之间被罗英消灭，还被杀害了那么多的党员骨干，教训是够沉痛的了。剑川暴动能否取得成功，暴动成功后能否巩固发展，关键在于是否总结好永胜暴动所提供的主要教训。虽然彭纪、杨洛庚、谭经元三个同志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有：轻敌麻痹，军事上不该使部队在海腰铺这样易攻难守的绝地停留，指挥不灵，掩护部队中有一支三十多人的武装叛变，部队中学生和农民多，缺乏作战经验，海腰铺我们没有群众基础，情报不通……这些，虽然都是这次失败的因素，但不是决定的原因。如果在剑川暴动前夕，地委的总结也只限于这个水平的話，那就是说，我们还没有摆脱对武装暴动指导的盲目状态。作为指挥滇西武装暴动，推动滇西全局革命高潮到来，迎接全国解放的地委领导成员黄平、欧根、王以中，深深感到落到自己肩上的这副担子分量多么重！

他们抽着烟，低声细语，有时又沉默思索，几个人都认为：要从战略高度，从党的路线高度总结永胜暴动失败的教训，从而作出有关剑川暴动的决定，这是成功的关键。

永胜武装暴动失败最根本的教训是什么呢？主要是在指导思想出了毛病。地委决定在永胜、宾川两地先后进行暴动的依据，不是基于当地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，不是从当地党组织对群众的发动和组织程度，以及党的力量来考虑，更大程度上是只从这两个地方民间枪支多这个条件出发，这是单纯军事观点的一种表现。结果永胜暴动完全失败，许多同志英勇地牺牲了；宾川暴动，虽然没有像永胜那样牺牲惨重，但武装暴动没有成功，党组织成员被迫跑上四角山。剑川民间枪支没有这两处多，但这里的白族群众，经过救济兰州地震，全县范围内办民众夜校以及同伪县长张积厚的多次斗争，群众发动比较充分，有斗争锻炼，情绪很高。沙溪、乔后、兰州的工作发展也很快，基础比较好。在剑川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暴动，枪支虽少，也有可能取得胜利。

地委几个同志严肃的自我批评，对永胜和宾川暴动的认真总结，为剑川即将举行的暴动，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。在这样明确的思想指导下，中共滇西地委作出了以下的有关决定：

——永胜、宾川暴动的教训之一是：党的组织全部投入了第一线的武装暴动。因此，武装暴动一失败，党组织的成员就都暴露并遭受损失。剑川暴动必须接受这一教训。党的力量除了由组织上指定参加暴动的党员、“民青”成员和农抗会员以外，其他党员和党的秘密外围组织的成员，都一定要继续隐蔽，积蓄保存党的力量。党的领导骨干也要作一线、二线的配备。暴动时我党剑川县委书记张贡新、尹国举和其他县委成员不能出面，武装暴动队伍由杨洛庚负总责，彭纪负责军事指挥。

——剑川武装暴动，会有我们事前认识不到的问题和各种

因素，有可能像永胜、宾川一样失败，因此，要做好第二手准备。欧根同志留在剑川坐镇，王以中同志要北上丽江，领导当地党组织开辟第二条战线，万一剑川暴动失败了，就在丽江举行新的暴动。为了不要在暴动万一失败的情况下，引起剑川反动势力对黄平同志的怀疑，同时也为了在必要时动用洱源的武装，支持剑川暴动，黄平同志需动身南下洱源。

——虽然，从全国形势看，国民党已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，但从剑川这个局部来看，从军事力量的对比来看，敌强我弱的状况，即使在暴动完全成功之后，也还不能很快改变。因此，我们必须继续利用国民党地方势力和蒋介石中央之间的一切矛盾。根据这个策略原则，在暴动成功后的一段时间内，不要在政治上过早地引起敌人的注意，暴动队伍不要打什么旗号，不要公开暴露这是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。至于什么时候以“中国人民解放军”旗号出现，那得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党委批准。

——如果武装暴动成功，打进县衙门，有可能俘虏伪县长张积厚，鉴于剑川白族人民对张积厚的仇恨，会把他杀死，这很不利于我们党对国民党旧政权人员的分化和争取。因此，要对参加暴动的人员认真进行教育，要严格执行《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》，不准杀掉张积厚，对违反纪律的人要给予处分，至于城内大家仇恨的豪绅，也一律暂时不动，首先要集中力量摧毁支持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基层政权的武装。

地委又秘密召集了剑川县委的张贡新、尹国举、赵木英、张保全、杨适夫五位县工委成员，和他们进行了商讨，取得了他们的同意。这一天就在北门街头王以中家的小楼上，滇西地委和剑川县工委，进一步认真研究分析了最近几天掌握的情况。